

## 编箩筐的爷爷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爷爷躺在床上咳嗽不止时,我听见老爸嘟囔了一句,随即看见他端了一杯水进屋。老爸对爷爷说:“爸,不能再编箩筐了啊,看看,拖一回竹子感冒一回,你这样很受罪啊!”

爷爷说:“你不要管!”老爸表情变得讪讪的,我朝他做了一个鬼脸,他佯装打我,我慌忙跑开,站在院里偷偷地笑。

小屁孩没心没肺,但我知道,老爸和爷爷心里都不爽。有一次,我见老爸对母亲发脾气,说人老了咋像个孩子,越来越任性。母亲笑得灿若桃花:“我不是说过吗?爹妈和娃惹自己生气,就要念亲生的,爱人惹自己生气,就要说自找的。”老爸语塞,上车时把车门关得“嘭”的一声。

我知道,这一切都是因为爷爷,都是因为爷爷执意要编箩筐。爷爷从前不编箩筐,他从村支部书记的岗位退下来,突然无师自通操起了这门手艺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,惊奇地发现,爷爷手持一把砍刀,正在“花”竹子。那些竹条,极其柔软,魔术般地

从爷爷手中鱼贯而出。爷爷看见我,一脸得意,说:“我编箩筐,你考第一,爷爷卖了奖励你。”箩筐?我一脸纳闷。爷爷嘿嘿一笑,说:“过几天你再看。”

爷爷的箩筐是在三天后出现在我面前的,爷爷拉着我的手,迫不及待地问我:“箩筐编得好不好?”我的眼前,摆着两只方底圆口的竹筐,高度差不多有我腿长。“这是干什么的呀?”我边说边跳进去。爷爷一把把我拎起来,赶紧去擦我弄上的脚印:“乖乖,得拿去卖钱呢。”

老爸终于还是爆发了。大约是一个中午,爷爷看见老爸回来,急切地说:“你下午再帮我喊几个人,去鸡公岭砍些竹子。”老爸一听,顿时没了好语气:“我哪有时间啊,忙都忙死了。”母亲在旁递眼色,哪知老爸声音越来越大,“你编那些一个都没卖出去,还把屋搞得乱七八糟!”

爷爷没想到一贯孝顺的儿子居然如此不敬不恭,一张脸气得铁青,胸脯一起一伏,眼睛要冒出火来,“我不编箩筐生了病怎么办?要你出钱吗?”

老爸欲言又止,隔了几秒,径直走进房间,“嘭”的把门关上。我听见“哗”的一声,一本书突然从二楼窗户飞下来,狠狠砸在地上。

爷爷独自去了鸡公岭,喊了几个老伙计,租了一辆火三轮,把竹子拖了回来。不料,爷爷又感冒了,咳嗽不停。医药费,花了好几百。好几个月,爷爷不再编箩筐,不再去拖竹子。小镇逢集,他一早踏在路口,看见有卖箩筐的人,立即上去把人家的箩筐统统买下来。爷爷请人把箩筐搬回家,过了十来天,等到逢集,又请人把箩筐搬到市场。

我问爷爷:“能赚多少呢?”爷爷慈祥地看着我,神采飞扬:“一对箩筐可以赚一块呢。”

一块钱?我以为编箩筐是个大生意呢。赚钱那么难,可为啥爷爷总喜欢悄悄塞钱给我?爷爷在市场倒卖箩筐,怡然自乐。但有一天,出事了。

赶集回来,爷爷一言不发倒在床上。一连两天,一口饭没吃。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,一个电话叫回老爸。老爸一趟子跑回来也没问出啥,又一通电话叫回自己的姐妹,商量着要把爷爷送进医院。爷爷一张脸通红,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。小姑眼尖,一眼发现是张假币。一家人恍然大悟,爷爷卖箩筐收到假钱了!所有人似乎如释重负。

小姑说:“爸,我给你补上。”爷爷看都没看,说:“不稀罕!”

老爸说:“你放心,这个钱我一定给你追回来。”老爸开车出去,约摸半个小时回来,对爷爷说:“我报了警,警

察走访了很多群众,把人找到了。”然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,对爷爷说:“别人把钱退回来了。”

爷爷突然来了精神,把钱收下,然后下地,说了声去市场看看,背着手,慢慢消失在门口。待看不到爷爷身影,母亲忍不住哈哈大笑,老爸低着头,没笑出来。我听母亲说:“爸爸把箩筐当成事业了!”

老爸抬头看着天,慢悠悠地说了句:“老爷子太要强了!”

很多年后,爷爷走了。老家堂屋里,放着爷爷编制的两只箩筐,父亲搭了块红布,每次回家,站定,把红布上的灰尘轻轻拭去。

回城路上,我听到有人唱:“你的山歌没有我的山歌多,我的山歌几箩筐,箩筐底下几个洞,唱的没有漏的多。”我的眼眶有些湿润,又想起爷爷。我不知道,当我老了,会不会像爷爷一样。



## 怀念陆文夫先生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那一日,与苏州的朋友通电话,就又说起陆文夫先生来。转眼间,先生已经去世15年了。我们都怀念着他,我也不由得又想起见先生的情景来。

1986年,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,张良街也只是去过一两次,鲁山城连边儿也没有沾过,出门是山,回来还是山,就一直长在那个叫石圪尖的山窝里。

八月间,还是暑假,我接到去苏州参加由全国中学生作文与文学讲习所、《语文报》、《中学生文学》、《江南雨》等举办的全国中学生文学笔会的通知。

得了信,娘比我还要高兴,赶了好几个夜,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和一条新裤子。但娘也和我一样发愁,不知道咋坐火车去苏州。娘领着我走遍了个庄子,最终从一个当过兵的叔叔那里问出个门道来。娘说:“记好了没有?别忘了。到地方了,跟娘写个信,要好好跟老师们学习。”

第一天给我们讲课的是诗人朱红和散文家范培松二位老师。朱

老师儒雅,似乎要比范老师年长些,而范老师当时在苏州大学当教授,年轻帅气,已是很有名的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。他们的课讲得认真,人又长得好看,同学们听得也专心。

那天傍晚下课的时候,主持的老师给大家说,明天中国作协的副主席陆文夫先生要来。他还说先生刚从美国参加第48届国际文学笔会回来,还没有休息住,就答应了我们讲一节课。

那时候,我读的书很少,买不来书,也没有钱买,不少的文学作品都是从收音机的“小说连播”中听。陆文夫先生的《围墙》《井》就是听来的。除了这两部听来的小说,别的再也没有读过。

第二天上午,同学们还没有到齐,先生就走进来了。他向我们挥着手打着招呼,一直微笑着。他那一身行头,在我这个山里孩子看来都很寒酸,浅灰色的上衣和裤子都打着褶,光着脚,没穿袜子,就穿着一双灰色的塑料凉鞋。先生中等个儿,瘦削,那装扮愈发显得人黑瘦,我就想起家乡种地的叔伯来。

陪我们听课的还有车前子、陶文瑜、李希文、孙俊毅等青年诗人作家们,他们不时做着笔记,比我们还要专注。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老师,比如车前子老师的诗和散文皆好,是有“江南才子”名号的,但他们说这是一个难得的

学习机会。

先生讲了一个上午,天气热,没有空调,那时,空调应该还是个稀罕物。整个大厅里,两个吊扇在呼呼地吹,还是闷。主持的老师不得不宣布休息一下,我们就冲下楼去玩要一通,而先生却还坐在那里,和车前子等老师交流着。

先生没有讲多高深的理论,他就是给我们这群孩子谈心交流,父亲是严厉的,而他却是和蔼可亲的。他讲得最多的还是做人和读书的事,无论大人还是孩子,无论写不写作,当不当作家诗人,都要多读书,做好人。他也讲了世界文学的走向,讲了诺贝尔文学奖……

先生说:“我相信在你们中间,将来会出现优秀的作家诗人,更会出现最优秀的人。”先生的课,通俗易懂,满是热情与温暖,在我们的心上开了一扇窗,种下了一份爱。

中午,我的指导老师沈融先生喊我过去和他们一块儿吃饭,我成了唯一和陆文夫先生坐在一起的孩子。他笑着问我是哪里人,见我不敢说话的样子,就说:“别拘谨,就跟在家里一样。”他还说:“饭吃饱,跟家里一样。”沈老师介绍了我失去父亲的家庭困境,他说:“你爱读书学习,就是有未来。别害怕,你看老师们多关心你,都把你请到苏州来了。”

吃完饭,和同学们一起送先生走,他还是那样微笑着,向我们挥着手,走到远处去了,又回过头,挥了几下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想方设法去听去买去借有关先生的书,

从他的《献身》《小巷深处》《小贩世家》《美食家》《井》,一直读到他的《人之窝》……我如饥似渴地读先生的书,也更了解先生创作的严谨与认真,为人的朴实与端正。茅盾先生曾对先生的作品写了长达14000字的评论,说“他力求每一个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,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,他努力要求在主题上,在表现方法上,出奇制胜”。先生自己说,他创作一篇1万字的短篇小说,往往要写5万字的草稿,要修改四五稿,才能定稿。先生在苏州生活了60多年,他用最自然的文字,最平实的心态,写着苏州的故事,写着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。他把自己沉到了那些最底层百姓的冷暖日子中去,始终如一。人送他“陆苏州”的美誉,是不为过的。

我们那一届参加笔会的同学中,真的如先生所愿,出了“江南才女”作家朱文颖老师,出了文化学者李臻怡博士,还有学生时代已经写出了好作品的洛阳偃师籍的诗人朱海军老师……而我依然没有走出那个叫石圪尖的山窝,我知道那些同学们都是优秀的人才,但不优秀的我,却一直没有忘记先生的话,读书学习,做一个心怀爱、感恩爱的人,是我一辈子的追求。

2005年7月9日,先生在苏州病逝。那个时候,我还在地里收着麦子,我没有停下镰刀,想着先生,我的头几乎低到了土地里去,就流了许多的泪。

怀念陆文夫先生。我知道,他不会怪我当了农民。真的不会。